

MAKESIZHUYI ZHONGGUOHUA RUOGAN WENTI YANJIU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若干问题研究

王让新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MAKESIZHUYI ZHONGGUOHUA RUOGAN WENTI YANJIU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若干问题研究

王让新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项目策划：邱小平
责任编辑：陈克坚
责任校对：傅奕
封面设计：璞信文化
责任印制：王炜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若干问题研究 / 王让新著. — 成都 :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21.9
ISBN 978-7-5690-4759-2

I. ①马… II. ①王… III. ①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1) 第 173912 号

书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若干问题研究

著者	王让新
出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号	ISBN 978-7-5690-4759-2
印前制作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刷	四川盛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张	17.75
字数	337 千字
版次	202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2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80.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 ◆ 读者邮购本书, 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 (028) 85408408 / (028) 85401670 /
(028) 86408023 邮政编码: 610065
-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 ◆ 网址: <http://press.scu.edu.cn>



四川大学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

前 言

2021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这一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同时也站在了实现党的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历史起点上。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时刻，通过学习百年党史，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掌握历史主动，不断开拓党的新的历史辉煌，就成为全党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和理论主题。

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从思想路线的高度看，就是确立、坚持和发展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百年，就是在这一思想路线指引下推进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百年，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百年，就是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和进行理论创造的一百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思想就是力量。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思想指引。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我们党和国家必须始终遵循的指导思想。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一百年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培元固本和守正创新相统一，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产生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要教育引导全党从党的非凡历程中领会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深刻改变中国、改变世界的，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深化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认识，特别是要结合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的进程，深刻学习领会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①

我们党一贯重视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过程中不断推进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同志在1930年《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②。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并把它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完成的极为重要的任务。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反思和总结了党的18年历史，认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③。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④。正是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我们党开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1956年，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刚刚起步的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就提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任务，探索出一条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⑤。正是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时代的中国实际和时代主题相结合，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角度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

① 习近平.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J]. 党建, 2021 (4): 4-11.

②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11-112.

③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614.

④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795.

⑤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3.

化的研究，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性认识，以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进而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贡献力量，必然成为理论工作者的重要责任和使命。在不断增强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以助力实现中国梦、强国梦的新伟大征程上，这一责任和使命无比光荣和神圣。

目 录

第一部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础理论研究

- 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对于世界的存在论证明
——从一个知识论的难题谈起 王让新 李 弦 (3)
-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新世界观的出场逻辑
——在当代哲学语境中重新理解马克思 王让新 李 弦 (13)
- 论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特质及其在共产党人身上的具体体现
..... 王让新 王 迁 (22)
-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有机构成新论 王让新 (31)
- 关于认识和判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的几个问题
..... 王让新 李 弦 (39)
- 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战略意义和实现方式
..... 王让新 吴满意 宋 歌 (50)
- 理论自觉、文化自觉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基于理论和实践的双向研究 王让新 (58)

第二部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研究

- 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特殊性、长期性和历史经验
..... 王让新 邓淑华 (71)
- 论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中的独特贡献 王让新 (78)
- 论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中的独特贡献 王让新 (86)
- 邓小平作为与时俱进典范的个人主观条件
——为纪念邓小平诞辰 100 周年而作 王让新 邓淑华 (9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的基本依据及对党的理论创新的启示	王让新 (99)
论总设计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顶层设计中的哲学智慧	王让新 (106)
“崇和尚中” ——邓小平内政外交思想中的中国智慧	王让新 (115)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王让新 (121)
建设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	王让新 (127)
关于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认识	王让新 (133)
新视角新解读新实践新发展 ——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思考	王让新 (139)

第三部分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历史思维的科学对象、鲜明特点与基本要求 ——基于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	王让新	李 弦 (149)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基本立场的三维解析	李 弦	王让新 (163)
共享发展理念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继承与创新	李 弦	王让新 (175)
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继承与创新	张 晓	王让新 (184)
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至上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与鲜明特征	胡小恒	王让新 (192)
习近平青年观视域下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养路径研究	伍安春	王让新 (203)
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思想源泉和基本原则 ——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基本思想	王让新	胡小恒 (212)
论提升“课程思政”建设有效性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吴 姍	王让新 (223)
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为什么能、为什么行	王让新	(233)
网络强国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指南	王让新	(238)
努力建设“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互联网	王让新	(244)
“昨天、今天、明天”：习近平总书记饱含哲学智慧的历史观	王让新	李 弦 (249)

从全心全意到我将无我：人民至上价值观的丰富和发展	王让新 王 科	(253)
新时代青年应成为五四精神及时代要求的践行者	王让新	(257)
思政课教师要乐为、敢为、有为	王让新	(261)
正确认识 and 把握“把思政课办得越来越好”的四大基础和条件	王让新	(265)
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事关重大	王让新 李 弦	(269)
后 记.....		(273)

第一部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础理论研究

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对于世界的存在论证明

——从一个知识论的难题谈起

王让新 李 弦

在近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中，“存在论”的研究成了一个不小的热点，涌现出了诸如实体存在论、实践存在论、社会关系存在论、感性存在论等多种存在论样态，理论上说，较之于传统的“本体论”，“存在论”的研究更带有了“存在起来”的意味，囊括了“现在时”和“将来时”，但结合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大多数学者还是在重复着“本体论”的工作，仅仅把物质、实践、社会关系、感性等归结为世界的“本体”，而没有对这种“本体”本身进行“证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存在论的研究就是关于世界如何存在的学问，也是对于世界的存在论证明，马克思所发动的存在论革命就是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的存在论革命，而且对于世界的存在作出了独特的证明，其“独特”的参照物就是近现代知识论哲学的“证明”路向。

一、从一个知识论的难题看世界的存在为什么需要证明

严格来说，知识论哲学是近代哲学兴起的产物，也即所谓的“认识论转向”，而这种转向所直接面对的对象就是古代本体论哲学，正如黑格尔所言，古代本体论哲学具有“素朴”的性质，其核心旨趣就在于“世界本身是什么”，“而近代哲学并不是淳朴的，也就是说，它意识到了思维与存在的对立”^{[1]9}。所以黑格尔与恩格斯一样，都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归结为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不得不说，近代认识论哲学的这种转向是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的，古代本体论哲学在追问“世界本身是什么”时，并没有对这种“追问”本身进行追问；而近代哲学就是要对“追问”本身进行追问，其结果便是确立起了“我思”的第一性地位，我的一切认识都是我的认识，如此同义反复式的表达是想

表明，无论是“本体论”还是“世界观”，其根本性质乃是“论”和“观”，这就确立起了“我思”或自我意识的“一极”，也导致了近代认识论哲学与古代本体论哲学的分疏，更是近代唯理论哲学与经验论哲学的争论焦点。但当休谟以怀疑论的眼光来审视唯理论哲学时，又惊醒了康德的“独断论迷梦”，当我们在断言“世界本身是什么”的时候，其实陷入了“独断论”的境地，这也是后来康德所说的“不可认识”的“物自体”，这种“独断论”缺乏了“认识论反省”的“本体论设定”，但唯理论哲学从思维和自我意识的角度出发去证明“世界本身是什么”时，又何尝不是一种“意识的内在性”的“独断论”？康德意识到了这一点，认为认识论的根本问题是一个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关系问题，这就牵涉出了知识论上的一个根本性难题，即认识的真理性与普遍性问题，一般自然科学在谈论认识的真理性问题时，都会把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符合程度作为衡量认识真理性的标准，而康德则根本调转了这种认识论路向，主张“人的知性为自然立法”，强调先验自我意识和纯粹知性范畴对于感觉材料的“统觉的本源的综合统一”^[2]。康德的这种对于认识主体一方的强调也影响到了后来的许多思想家，如费希特、胡塞尔等，但康德所强调的人在认识之前要先对认识工具进行反省的认识论批判也遭受到了黑格尔的再批判，“在人认识之前，他应该认识那认识能力。这和一个人在跳下水游泳之前，就想要先学习游泳是同样的可笑”^{[1]263}。黑格尔的“再批判”的合理性就在于，康德的认识论批判归根结底是唯理论哲学的“变种”，仍然从自我意识的“一极”来论证认识的真理性的，这也客观地造成了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二元对立，黑格尔提出了他自己的诊断原则，即“实体即主体”，但站在现当代哲学的基本立场来看，黑格尔的这种诊断是不成功的，仍然是沿着康德的老路在走，但他至少把近代认识论哲学的基本问题揭示了出来，让我们看到了两种不同的“独断论”：一种是客观主义的独断论，即独断地认定“外在的世界存在”；另一种是意识内在性的独断论，站在认识主体内部独断地设定“外部世界存在”。借助于康德和黑格尔的批判及其“再批判”，我们也明晰地看到，认识的真理性问题牵涉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两极”，任何人想要固执地坚持“一极”都会陷入独断论的窠臼，更让我们认识到“世界的存在”是需要“证明”的，而现当代知识论哲学都在围绕着“证明”问题展开。

胡塞尔的“证明”方式是独特的。他首先意识到了“一极”思维方式的弊端，无论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独断论，还是自我意识内部的独断论，它们的根本缺陷就在于，认识无法真正“切中”对象^{[3]3}。认识主体寓于意识的内部来“证明”外部世界的存在，而这种“证明”方法就是胡塞尔所批判的“超越

论”。“超越论”也类似前文所指出的“独断论”，也是双重意义上的超越，即主体意义上的超越和外部世界存在的超越，因此，胡塞尔所做的第一步就是“现象学还原”“回到事情本身”^[4]，利用悬置的方法把前两种“独断论”都悬置起来，寻找一种“绝对的被给予性”。这种“绝对的被给予性”首先是一种“感性直观”，“直观”的优势在于它的“直接性”与“明晰性”，“直观是无法演证的；一个想看见东西的盲人不会通过科学演证来使自己看到什么；物理学和生理学的颜色理论不会产生像一个明眼人所具有的那种对颜色意义的直观明晰性”^{[3]7}。胡塞尔的这种“直观”颇具贝克莱的“存在即被感知”的意味，但在胡塞尔看来，贝克莱已经先行地设定了“存在”。胡塞尔的革命性在于，他借助了布伦坦诺的“意向性理论”，意识的意向性活动是一个根本自明性的前提，这也是他对于笛卡尔怀疑方法的借鉴，笛卡尔通过怀疑一切，最后发现“我在怀疑是不可怀疑的”，因此“我思”具有了第一性的地位。后来他又引出了上帝，但胡塞尔认为“我思”还不是最自明的，意识的意向性活动才是最根本和最自明的，这样胡塞尔就悬置了“我思”和“对象”的“两极”。前文所引用的胡塞尔的原话是非常经典的表达，一个盲人能够根据知识的理论来“知道”颜色，但这种“知道”所形成的“知识”并不是可靠的，对于盲人来说是“间接的”，只有当盲人的视力恢复以后，形成了对于颜色的感性直观，这种感性直观基础之上的知识才是直接自明的。但胡塞尔的旨趣并不停留于“感性直观”，因为感性直观并不总是正确的，会经常出现错觉和幻觉，所以胡塞尔提出了他的“本质直观”理论，这是对于事物的本质的认识，同时又是直观的认识。胡塞尔是通过“两重超越”与“两重内在”的划分来实现了对世界的存在论证，“两重超越”也即实在的外在超越和意向对象的外在超越，实在的外在超越也即前文所批判的“客观主义的独断论”，典型例子就是独断地认定物理时空中的独立客体存在，而这种超越正是胡塞尔所要悬置的。“两重内在”指实在的内在和实项的内在。实在的内在也是心理主义的内在，认为外在的实在与表象意义上的实在是等同的，这也是感觉经验主义和自然科学的一贯观点，即认为外在的实在与心理对于这个实在的反映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但这也是胡塞尔所要悬置的，胡塞尔所承认的外在就是由意向性活动所建构起来的外在，外在的感觉材料由意向活动所“激活”，而这又是意向活动的“内在”，这种意向性活动本身又是一种“绝对的被给予性”，因此具有直接自明性，胡塞尔的这种观点也决定了他所特有的真理观。在一般自然科学看来，认识的真理理性就在于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符合程度，而在唯理论哲学看来，认识论的真理理性就在于思维范畴本身的普遍性与真理理性。胡塞尔则认为，认识的真理理性在

于意向活动得到不断的充实，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都只是意向性活动的材料或环节，因此在胡塞尔看来，外在世界或外在对象想要得到“证明”必须通过“意向性活动”。

当代知识论哲学围绕“证明”问题也进行了多种探索，涌现出了信念理论、直接实在性理论、融贯论等多种形态，但当代知识论哲学的一个主流就是信念理论。信念理论尤其重视知识成立的条件，在早期主要有三个条件，即相信、真的、得到证明，即知识必须是“得到了证明的真信念”^[5]。但随着“盖梯尔难题”的提出，人们也发现上述“知识”的三要素并不能保证知识必然为真，于是又涌现出了多种补充条件，但总体而言，信念理论在追求知识的真理性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基础信念假设，即认为有一个最基础信念，而且这个信念是必然为真的，用这个基础信念来推出其他的信念，就会保证其他信念的真理性，之所以会预设基础信念的存在，就是为了避免陷入“恶的无限循环”。关于“基础信念”本身如何证明的问题也有多种争论，大体上都认为基础信念不需要证明，它就是“自明的”，也有少数观点认为，人的知觉理论为基础信念理论提供了证明，但这种观点也招致了诸多批判，因为人的知觉理论与基础信念只构成因果关系，而不构成“证明”关系。由此可见，在当代知识论的内部讨论中也有着许多不同的观点，但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充分强调认识的公共性和普遍性，也即认识的正确与否不再与外在的对象直接勾连，而在于不同认识主体之间能否取得最大的共识公约数。这种认识论的讨论根本上悬置了外在世界和外在对象的存在，更谈不上去为这种存在“证明”，有的只是在信念内部相互“证明”，这也直接与后现代主义、相对主义不谋而合了。

通过上文的知识论梳理可知，知识论的一个根本性难题就是真理性的问题，而其延伸出来的重大问题就是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如何统一的问题，也即如何证明世界的存在问题。在常人眼里看来，“世界存在”本是一个如此自明的问题，根本不需要什么“证明”，但通过上文的梳理可以发现，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更为重要的是，在上文理论背景的参照下，我们要力图阐明马克思的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究竟是如何有能力、以何种方式“证明”了世界的存在，而且这种“证明方式”又是如何贯穿马克思的理论始终的。

二、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对于世界存在的独特证明方式

“存在论”的问题一直是西方哲学史上的基础性问题，其另外一个名称就是“本体论”，在一般意义上，“存在论”与“本体论”是混用的，但当海德格尔

以他所特有的“存在论差异”把“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揭示出来之后，传统的“本体论”哲学就成了研究“存在者”的学问，其根本问题就在于遗忘了“存在”本身，海德格尔则把自己的学说定位为追求“存在”的“学问”^①。但海德格尔把另外一个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其直接针对对象就是近代主体性哲学所具有的主客二分的思维定势。前文也大致阐述了三种认识世界的方式，即两种“独断论”和胡塞尔本质直观的绝对被给予性，而当代知识论哲学归根结底只是对于“意识内在性的独断论”的某种改变，加入了认识的主体间性，本质上也遗忘了世界本身的存在。站在海德格尔的角度来看，认识主体来“认识”世界归根结底是关于两个“存在者”的学问，而“存在者”多带有“静观化”的色彩，而认识主体的“我思”与认识对象的“存在”也恰恰是胡塞尔所要悬置的，所以站在胡塞尔所开辟的这条现象学道路来看，海德格尔对于“存在”本身的追问也是要悬置各种“存在者”，进而探讨“存在本身”以及是如何“存在起来的”。因此从理论上讲，海德格尔从根本上是要反对前文所述的各种知识论路向的，但海德格尔的“存在”归根结底是要通过“存在者”显现出来的，“存在又总意味着存在者的存在……就是要从存在者身上来逼问出它的存在来”^{[6]8}。而能做出这种“逼问”的存在者就只有“此在”，所以海德格尔早期的存在论又被称为关于“此在”的“基础存在论”，是想通过对于“此在”的生存论分析来“领会”存在，这种观点也直接反映在海德格尔对于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分析之中，海德格尔正是反对知识论哲学以主客二分的方式看待世界，所以他有了一个独特性的理论，即人的“在世界之中”，“此在”是“向来以在世界之中的方式存在着的存在者”^{[6]62}，也即此在的“向来我属性”。海德格尔所揭示的这种“人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是最为原始的，是一种“前知识”“前理论”的结构，是对于知识论路向真正前提的揭示，但通过海德格尔的分析我们也发现，“此在”毕竟是能够“领会”存在的，这种“领会”虽然不是知识论意义上的“证明”，但它至少是某种“前理论”的“证明”，而这种“前理论”的证明恰恰是近现代知识论哲学所忽视的，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发现马克思的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恰恰实现了对于世界存在的“原始证明”。

在马克思的理论之前，有着多种多样的存在论，如柏拉图的理念存在论、康德的知性存在论、黑格尔的理性存在论、费尔巴哈的感性存在论等，总体而

^① 这里的“学问”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海德格尔自己更喜欢用“路”，探寻通达存在的各条“路”“林中路”。

言，前三种存在论都从认识主体的内部来“断言”外部世界的存在，构成了“我思故世界存在”的内在理路。费尔巴哈的感性存在论归根结底也是一种“内在性理路”，但他向前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也即“我欲故世界存在”或“我感觉故世界存在”，他对于“感性直观”原则的强调使他对于外部世界的“证明”获得了一种直接的明晰性，这也类似于前文所阐述的胡塞尔的“感性直观”和“本质直观”的原则。之所以要把胡塞尔的这种原则从“两种独断论”中抽离出来分析，其原因就在于其“直接性”和“自明性”。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原则也具有非常强的直接自明性，使世界的存在甚至是人自身的存在都获得了明晰的“证明”，而这种直接性的“证明”往往是传统知识论哲学所遗忘的，近年来国内学界也有少数学者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力图重新阐释费尔巴哈的理论贡献与理论局限。但较之于胡塞尔的感性直观和本质直观的能动性，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原则”则缺少了这种能动性。马克思也看到了这一点，并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中进行了大纲式的批判，提出了自己的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原则，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行了系统阐发，“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7]516-519}。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也就是人们的现实物质生产活动，直接与外在世界打交道，这也是对于外部世界存在的最直接证明，“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7]519}。这种物质生产活动是直接的，在人与世界之间没有诸如意识活动的中介，既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又直接地证明了世界的存在。

马克思的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对于世界存在的直接证明主要有三个关键性的步骤：其一，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本身是不需要证明的，或者说是“自明的”，也是感性活动对于自身的肯定，正因为如此，它才能为其他的存在证明，这也类似于黑格尔的逻辑学的开端。黑格尔的逻辑学以“纯存在”或“纯有”为开端，“是无规定性的单纯的直接性”^[8]，当这种“纯存在”有了进一步的规定性之后便是“定在”了，而作为开端的“纯存在”或“纯有”则是“无规定性的”。而黑格尔也坦言，这种“纯存在”或“纯有”也就是“纯思”，因为“纯存在”是绝对抽象的，只有“纯思”才能达到，所以黑格尔的对象化原则也只是这种“纯存在”或“纯思”自身的对象化。马克思与黑格尔在肯定能动性的一面是一致的，都认为这种能动性本身是“自因”，是不需要“证明”的。但马克思所肯定的能动性是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的能动性，而不是思维自身的